

【金庸作品集10】

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出版

俠客行

① 玄鐵令主



俠客行

① 玄鐵令主

金庸



金庸作品集

俠客行 (共四冊)

①玄鐵令主

作 者／金 庸

Copyright, ©1966, 1977, by Louis Cha. All rights reserved.

* 本書由查良鏞先生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在臺灣出版。

封面設計／李 勇

內頁插畫／王司馬

發行人／王 榮 文

出版・發行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92-3707(代表號)

法律顧問／王秀哲律師

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☎(05)227-3193

印 刷／優文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縣土城鄉永豐路195巷29號 ☎262-2379

1986年11月1日 遠流版一版 1989年7月1日 遠流版五版

袖珍版 每冊售價**65元** (本作品全四冊, 共260元)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(缺頁或破損的書, 請寄回更換)

◀ 禁止出租 ▶

 依新頒著作權法(71年)第四條之規定, 著作物之出租權利亦為著作權人所專有; 又依同法第廿八條第四款之規定, 出租他人著作視為侵害著作權, 得依同法第卅九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本書為專供零售之版本, 禁止為營利之出租, 違者必究, 敬請注意。本公司另備「授權合法出租」之版本, 請逕洽本公司。

目 錄 (第一冊)

一	玄鐵令	五
二	少年闖大禍	三九
三	摩天崖	五九
四	長樂幫幫主	九三
五	叮叮噹噹	一二七
六	傷疤	一五九
七	雪山劍法	一八九

「金庸作品集」台灣版序

金庸

小說是寫給人看的。小說的內容是人。

小說寫一個人、幾個人、一羣人、或成千成萬人的性格和感情。他們的性格和感情從橫面的環境中反映出來，從縱面的遭遇中反映出來，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關係中反映出來。長篇小說中似乎只有「魯濱遜飄流記」，才只寫一個人，寫他與自然之間的關係，但寫到後來，終於也出現了一個僕人「星期五」。只寫一個人的短篇小說多些，寫一個人在與環境的接觸中表現他外在的世界，內心的世界，尤其是內心世界。

西洋傳統的小說理論分別從環境、人物、情節三個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。由於小說作者不同的個性與才能，往往有不同的偏重。

基本上，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，也是寫人，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，人物是有武功的

，情節偏重於激烈的鬭爭。任何小說都有它所特別側重的一面。愛情小說寫男女之間與性有關的感情，寫實小說描繪一個特定時代的環境，「三國演義」與「水滸」一類小說敘述大羣人物的鬭爭經歷，現代小說的重點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過程上。

小說是藝術的一種，藝術的基本內容是人的感情，主要形式是美，廣義的、美學上的美。在小說，那是語言文筆之美、安排結構之美，關鍵在於怎樣將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某種形式而表現出來。什麼形式都可以，或者是作者主觀的剖析，或者是客觀的敘述故事，從人物的行動和言語中客觀的表達。

讀者閱讀一部小說，是將小說的內容與自己的心理狀態結合起來。同樣一部小說，有的人感到強烈的震動，有的人卻覺得無聊厭倦。讀者的個性與感情，與小說中所表現的個性與感情相接觸，產生了「化學反應」。

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。好像作曲家要表現一種情緒，用鋼琴、小提琴、交響樂、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，畫家可以選擇油畫、水彩、水墨、或漫畫的形式。問題不在採取什麼形式，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，能不能和讀者、聽者、觀賞者的心靈相溝通，能不能使他的心產生共鳴。小說是藝術形式之一，有好的藝術，也有不好的藝術。

好或者不好，在藝術上是屬於美的範疇，不屬於真或善的範疇。判斷美的標準是美，是感情，不是科學上的真或不真，道德上的善或不善，也不是經濟上的值錢不值錢，政治上對

統治者的有利或有害。當然，任何藝術作品都會發生社會影響，自也可以用社會影響的價值去估量，不過那是另一種評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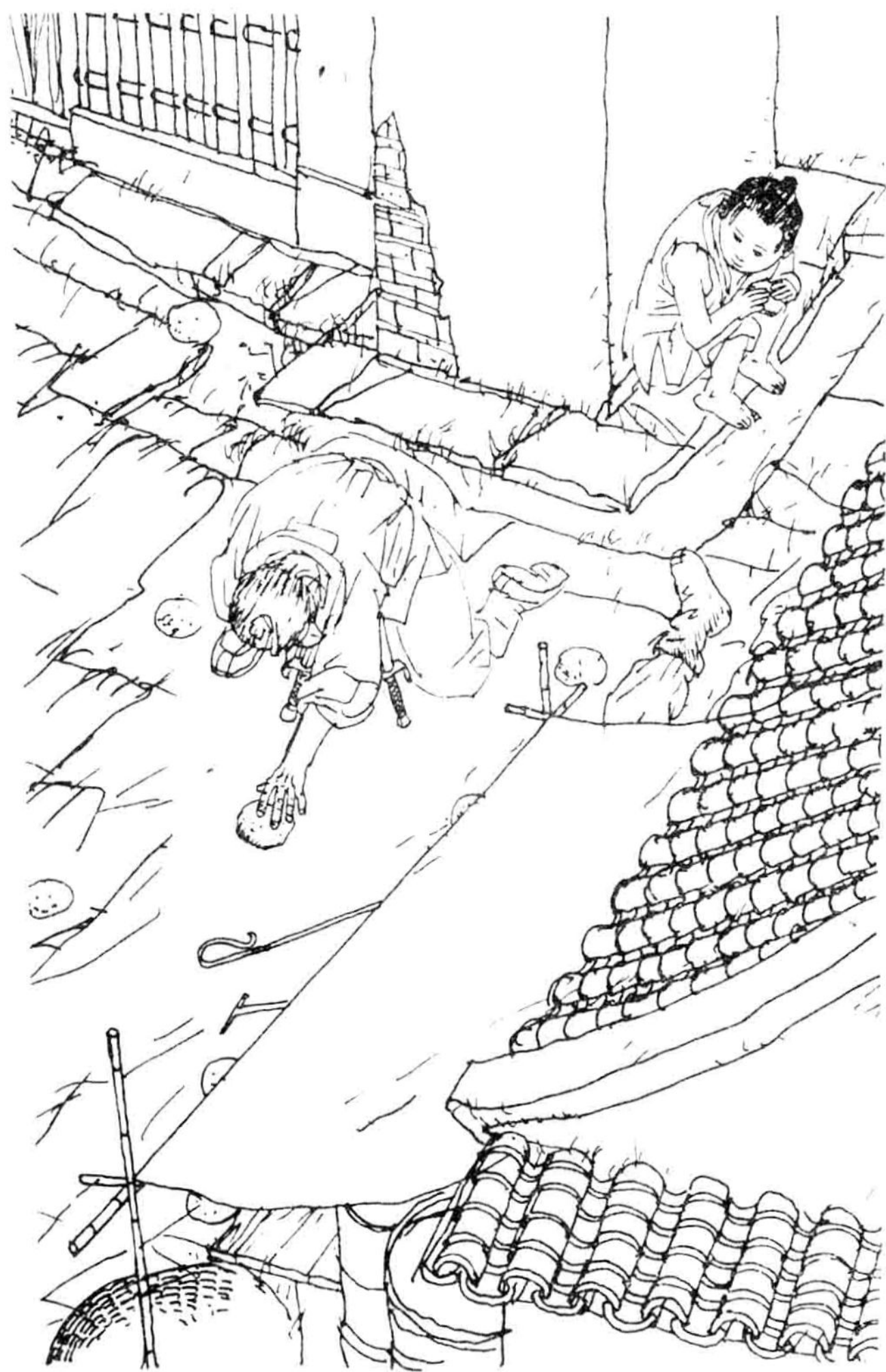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世紀的歐洲，基督教的勢力及於一切，所以我們到歐美的博物院去參觀，見到所有中世紀的繪畫都以聖經為題材，表現女性的人體之美，也必須通過聖母的形象。直到文藝復興之後，凡人的形象才在繪畫和文學中表現出來，所謂文藝復興，是在文藝上復興希臘、羅馬時代對「人」的描寫，而不再集中於描寫神與聖人。

中國人的文藝觀，長期來是「文以載道」，那和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文藝思想是一致的，用「善或不善」的標準來衡量文藝。「詩經」中的情歌，要牽強附會地解釋為諷刺君主或歌頌后妃。陶淵明的「閒情賦」，司馬光、歐陽修、晏殊的相思愛戀之詞，或者惋惜地評之為白璧之玷，或者好意地解釋為另有所指。他們不相信文藝所表現的是感情，認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為政治或社會價值服務。

我寫武俠小說，只是塑造一些人物，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（古代的、沒有法治的、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社會）中的遭遇。當時的社會和現代社會已大不相同，人的性格和感情卻沒有多大變化。古代人的悲歡離合、喜怒哀樂，仍能在現代讀者的心靈中引起相應的情緒。讀者們當然可以覺得表現的手法拙劣，技巧不夠成熟，描寫殊不深刻，以美學觀點來看是低級的藝術作品。無論如何，我不想載什麼道。我在寫武俠小說的同時，也寫政治評論，也寫

與哲學、宗教有關的文字。涉及思想的文字，是訴諸讀者理智的，對這些文字，才有是非、真假的判斷，讀者或許同意，或許只部份同意，或許完全反對。

對於小說，我希望讀者們只說喜歡或不喜歡，只說受到感動或覺得厭煩。我最高興的是讀者喜愛或憎恨我小說中的某些人物，如果有了那種感情，表示我小說中的人物已和讀者的心靈發生聯繫了。小說作者最大的企求，莫過於創造一些人物，使得他們在讀者心中變成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藝術是創造，音樂創造美的聲音，繪畫創造美的視覺形象，小說是想創造人物。假使只求如實反映外在世界，那麼有了錄音機、照相機，何必再要音樂、繪畫？有了報紙、歷史書、記錄電視片、社會調查統計、醫生的病歷紀錄、黨部與警察局的人事檔案，何必再要小說？



那小巧只吃了一口燒餅，忽見那死屍站了起來，兩根鋼鉤兀自插在他腹中。那小巧大吃一驚，不敢稍動，只見那死屍彎下雙腿，伸手在地下摸索，摸到一個燒餅。

一 玄鐵令

「趙客縵胡纓，吳鉤霜雪明。銀鞍照白馬，颯沓如流星。
十步殺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。
閑過信陵飲，脫劍膝前橫。將炙啖朱亥，持觴勸侯嬴。
三杯吐然諾，五嶽倒爲輕。眼花耳熱後，意氣素霓生。
救趙揮金錕，邯鄲先震驚。千秋二壯士，烜赫大梁城。
縱死俠骨香，不慚世上英。誰能書閣下，白首太玄經？」

李白這一首「俠客行」古風，寫的是戰國時魏國信陵君門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，千載之下讀來，英銳之氣，兀自虎虎有威。那大梁城隣近黃河，後稱汴梁，即今河南開封。該地雖然數爲京城，卻是民風質樸，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俠氣概，後世迄未泯滅。

開封東門十二里處，有個小市鎮，叫做侯監集。這小鎮便因侯嬴而得名。當年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。大梁城東有山，山勢平夷，稱爲夷山，東城門便稱爲夷門。夷門監者就是大梁東門的看守小吏。

這一日已是傍晚時分，四處前來趕集的鄉民正自挑擔的挑擔、提籃的提籃，紛紛歸去，突然間東北角上隱隱響起了馬蹄聲。蹄聲漸近，竟然是大隊人馬，少說也有二百來騎，蹄聲奔騰，乘者縱馬疾馳。衆人相顧說道：「多半是官軍到了。」有的說道：「快讓開些，官兵馬匹衝來，踢翻擔子，那也罷了，便踩死了你，也是活該。」

猛聽得蹄聲之中夾雜着陣陣胡哨。過不多時，胡哨聲東呼西應、南作北和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聲，似乎將侯監集團團圍住了。衆人駭然失色，有些見識較多之人，不免心中嘀咕：「遮莫是強盜？」

鎮頭雜貨鋪中一名夥計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啊喲，只怕是我的媽啊那些老哥們來啦！」王掌櫃臉色已然慘白，舉起了一隻不住發抖的肥手，作勢要往那夥計頭頂拍落，喝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說話也不圖個利市，什麼老哥小哥的。當真綫上的大爺們來了，那還有你……你的小命？再說，也沒聽見光天化日有人幹這調調兒的！啊喲，這……這可有點兒邪……」

他說到一半，口雖張着，卻沒了聲音，只見市集東頭四五匹健馬直搶了過來。馬上乘者一色黑衣，頭戴范陽斗笠，手中各執明晃晃的鋼刀，大聲叫道：「老鄉，大夥兒各站原地，動一下子的，可別怪刀子不生眼睛。」嘴裏叱喝，拍馬往西馳去。馬蹄鐵拍打在青石板上，鏗鏘直響，令人心驚肉跳。

蹄聲未歇，西邊廂又有七八匹馬衝來。馬上健兒也是一色黑衣，頭戴斗笠，帽簷壓得低低的。這些人一般叱喝：「乖乖的不動，那沒事，愛吃板刀麵的就出來！」

雜貨鋪那夥計嘿的一聲笑，說道：「板刀麵有什麼滋味……」這人貧嘴貧舌的，想要說句笑話，豈知一句話沒完，馬上一名大漢馬鞭揮出，甩進櫃台，勾着那夥計的頸子，順手一帶，砰的一聲，將他重重摔在街上。那大漢的坐騎一股勁兒向前馳去，將那夥計拖着而行。後邊一匹馬趕將上來，前蹄踩落，那夥計哀號一聲，眼見不活了。

旁人見到這夥人如此兇橫，那裏還敢動彈？有的本想去上了門板，這時雙腳便如釘牢在地上一樣，只是全身發抖，要他當真絲毫不動，卻也幹不了。

離雜貨鋪五六間門面處有家燒餅油條店，油鍋中熱油滋滋價響，鐵絲架上擱着七八根油條。一個花白頭髮的老者彎着腰，將麵粉捏成一個個小球，又將小球壓成圓圓的一片，對眼前驚心動魄的慘事竟如視而不見。他在麵餅上洒些蔥花，對角一摺，捏上了邊，在一隻黃沙碗中抓些芝麻，洒在餅上，然後用鐵鉗挾起，放入烘爐之中。

這時四下裏胡哨聲均已止歇，馬匹也不再行走，一個七八百人的市集上鴉雀無聲，就是啼哭的小兒，也給父母按住了嘴巴，不令發出半點聲音。各人凝氣屏息之中，只聽得一個人喀、喀、喀的皮靴之聲，從西邊沿着大街響將過來。

這人走得甚慢，沉重的腳步聲一下一下，便如踏在每個人心頭之上。腳步聲漸漸近來，其時太陽正要下山，一個長長的人影映在大街之上，隨着腳步聲慢慢逼近。街上人人都似嚇得呆了，只有那賣餅老者仍在做他的燒餅。皮靴聲響到燒餅鋪外忽而停住，那人上上下下的

打量賣餅老者，突然間嘿嘿嘿的冷笑三聲。

賣餅老者緩緩抬起頭來，只見面前那人身材極高，一張臉孔如橘皮般凹凹凸凸，滿是疙瘩。賣餅老者道：「大爺，買餅麼？一文錢一個。」拿起鐵鉗，從烘爐中挾了個熱烘烘的燒餅出來，放在白木板上。那高個兒又是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拿來！」伸出左手。那老者眯着眼睛道：「是！」拿起那個新焙的燒餅，放在他掌中。

那高個兒雙眉豎起，大聲怒喝：「到這當兒，你還在消遣大爺！」將燒餅劈面向老者擲去。賣餅老者緩緩將頭一側，燒餅從他臉畔擦過，拍的一聲響，落在路邊的一條泥溝之旁。

高個兒擲出燒餅，隨即從腰間撤出一對雙鉤，鉤頭映着夕陽，藍印印地寒氣逼人，說道：「到這時候還不拿出來？姓吳的，你到底識不識時務？」賣餅老者道：「大爺認錯人啦，老漢姓王。賣餅王老漢，侯監集上人人認得。」高個兒冷笑道：「他奶奶的！我們早查得清清楚楚，你喬裝改扮，躲得了一年半載，可躲不得一輩子。」

賣餅老者眯着眼睛，慢條斯理的說道：「素聞金刀寨安寨主劫富濟貧，江湖上提起來，都是翹起大拇指，說一聲：『俠盜！』怎麼派出來的小嘍囉，卻向賣燒餅的窮老漢打起主意來啦？」他說話似乎有氣無力，這幾句話卻說得清清楚楚。

高個兒怒喝：「吳道通，你是決計不交出來的啦？」賣餅老者臉色微變，左頰上的肌肉牽動了幾下，隨即又是一副懶洋洋的神氣，說道：「你既知道吳某的名字，對我仍然這般無禮，未免太大膽了些罷？」那高個兒罵道：「你老子膽大膽小，你到今天才知嗎？」左鉤一起，一招「手到擒來」，疾向吳道通左肩鈎落。

吳道通向右畧閃，高個兒鋼鉤落空，左腕隨即內勾，鋼鉤拖回，便向吳道通後心鈎到。吳道通矮身避開，跟着右足踢出，卻是踢在那座炭火燒得正旺的烘爐之上。滿爐紅炭斗地向那高個兒身上飛去，同時一鑊炸油條的熟油也猛向他頭頂澆落。

那高個兒吃了一驚，急忙後躍，避開了紅炭，卻避不開滿鑊熟油，「啊喲」一聲，滿鍋熟油已潑在他雙腿之上，只痛得他哇哇怪叫。

吳道通雙足力登，冲天躍起，已縱到了對面屋頂，手中兀自抓着那把烤燒餅的鐵鉗。猛地里青光閃動，一柄單刀迎頭劈來，吳道通舉鐵鉗擋去，噹的一聲響，火光四濺。他那鐵鉗雖是黑黝黝地毫不起眼，其實乃純鋼所鑄，竟將單刀擋了回去，便在此時，左側一根短槍、右側雙刀同時攻到。原來四周屋頂上都已布滿了人。吳道通哼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好不要臉，以多取勝麼？」身形一長，雙手分執鐵鉗兩股，左擋短槍，右架雙刀，竟將鐵鉗拆了開來，變成了一對判官筆。原來他這烤燒餅的鐵鉗，是一對判官筆所合成。

吳道通雙筆使開，招招取人穴道，以一敵三，仍然佔到上風。他一聲猛喝：「着！」使短槍的「啊」的一聲，左腿中筆，骨溜溜的從屋簷上滾了下去。

西北角屋面上站着一名矮瘦老者，雙手又在腰間，冷冷的瞧着三人相鬥。

白光閃動之中，使單刀的忽被吳道通右腳踹中，一個筋斗翻落街中。那使雙刀的怯意陡生，兩把刀使得如同一團雪花相似，護在身前，只守不攻。

那矮瘦老者慢慢踱將過來，越走越近，右手食指陡地戳出，逕取吳道通左眼。這一招迅捷無比，吳道通急忙回筆打他手指。那老者手指畧歪，避過鐵筆，改戳他咽喉。吳道通筆勢

已老，無法變招，只得退了一步。

那老者跟着上前一步，右手又是一指伸出，點向他小腹。吳道通右筆反轉，砸向敵人頭頂。那老者向前直衝，幾欲撲入吳道通的懷裏，便這麼一衝，已將他一筆避過，同時雙手齊出，向他胸口抓去。吳道通大驚之下，急向後退，嗤的一聲，胸口已被他抓下一長條衣服。吳道通百忙中也不及察看是否已經受傷，雙臂合攏，倒轉鐵筆，一招「環抱六合」，雙筆筆柄向那老者兩邊太陽穴中砸去。

那老者不閃不架，又是向前一衝，雙掌扎扎實實的擊在對方胸口。喀喇喇的一聲響，也不知斷了多少根肋骨，吳道通從屋頂上一交翻跌下去。

那高個兒兩條大腿被熱油炙得全是火泡，早在暴跳如雷，只是雙腿受了重傷，無法縱上屋頂和敵人拚命，又知那矮瘦老者周牧高傲自負，他既已出手，就不喜旁人來相助，是以只仰着頸子，觀看二人相鬥。眼見吳道通從屋頂摔下，那高個兒大喜，急躍而前，雙鉤扎落，刺入吳道通的肚腹。他得意之極，仰起頭來縱聲長笑。

周牧急叫：「留下活口！」但終於慢了一步，雙鉤已然入腹。

突然間那高個兒大叫：「啊……」踉踉蹌蹌倒退幾步，只見他胸口插了兩枝鐵筆，自前胸直透至後背，鮮血從四個傷口中直湧出來，身子晃了幾幌，便即摔倒。吳道通臨死時奮力一擊，那高個兒猝不及防，竟被雙筆插中要害。金刀寨夥伴忙伸手扶起，卻已氣絕。

周牧不去理會那高個兒的生死，嘴角邊露出鄙夷之色，抓起吳道通的身子，見也已停止了呼吸。他眉頭微皺，喝道：「剝了他衣服，細細搜查。」

四名下屬應道：「是！」立即剝去吳道通的衣衫。只見他背上長衣之下負着一個包裹。兩名黑衣漢子迅速打開包裹，但見包中有包，一層層的裹着油布，每打開一層，周牧臉上的喜意便多了一分。一共解開了十來層油布，包裹越來越小，周牧臉色漸漸沮喪，眼見最後已成為一個三寸許見方、兩寸來厚的小包，當即挾手攪過，捏了一捏，怒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騙人的玩意，不用看了！快到屋裏搜去。」

十餘名黑衣漢子應聲入內。燒餅店前後不過兩間房，十幾人擠在裏面，乒乒乓乓、噲噲噲，店裏的碗碟、床板、桌椅、衣物一件件給摔了出來。

周牧只是叫：「細細的搜，什麼地方都別漏過了！」

鬧了半天，已黑沉沉地難以見物，衆漢子點起火把，將燒餅店牆壁、灶頭也都拆爛了。噲噲一聲響，一隻瓦缸摔入了街心，跌成碎片，缸中麵粉四散得滿地都是。

暮靄蒼茫中，一隻污穢的小手從街角邊偷偷伸過來，抓起水溝旁那燒餅，慢慢縮手。

那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叫化子。他已餓了一整天，有氣沒力的坐在牆角邊。那高個兒接過吳道通遞來的燒餅，擲在水溝之旁，小巧的一雙眼睛便始終沒離開過這燒餅。他早想去拿來吃了，但見到街上那些凶神惡煞般的漢子，卻嚇得絲毫不敢動彈。那雜貨鋪夥計的死屍便躺在燒餅之旁。後來，吳道通和那高個兒的兩具屍首，也躺在燒餅不遠的地方。

直到天色黑了，火把的亮光照不到水溝邊，那小巧終於鼓起勇氣，抓起了燒餅。他飢火中燒，顧不得餅上沾了臭水爛泥，輕輕咬了一口，含在口裏，卻不敢咀嚼，生恐咀嚼的微聲給那些手執刀劍的漢子們聽見了。口中銜着一塊燒餅，雖未吞下，肚裏似乎已舒服得多。